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得主

呕心沥血巅峰力作

一本震颤灵魂的奇书

一只酒盏、一块瓷片、一张古琴……

共谱一曲泣血长歌

天青

李秋沅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EIMAI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天

青

李秋沅
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FUJIAN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青 / 李秋沅著. — 福州: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6. 3

ISBN 978-7-5395-5548-5

I. ①天… II. ①李…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40205 号

天青

作者: 李秋沅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少年儿童出版社

http://www.fjcp.com e-mail:fcph@fjcp.com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7 层(邮编: 350001)

经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福州德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 福州金山浦上工业园区 B 区 42 幢

开本: 700 毫米×1000 毫米 1/32

字数: 123 千字

印张: 13 插页: 2

印数: 1—10090

版次: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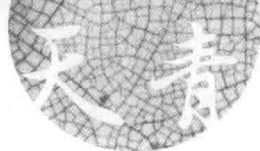
印次: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95-5548-5

定价: 22.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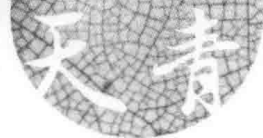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联系电话: 0591—28059365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瓷梦	(4)
第二章 画城	(21)
第三章 血色	(35)
第四章 丹心	(51)
第五章 忠骨	(73)
第六章 南音	(100)
第七章 琴魂	(133)
第八章 天青	(155)
第九章 清明	(170)
尾声	(197)
后记	(199)



引 子

在梦中，春雨蒙蒙。我依偎在一个温暖的身影旁，他牵着我的手，轻声唤我：“天青，我的女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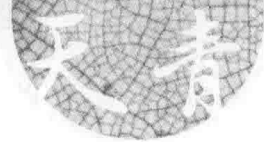
他的白色长袍雪亮，映射着太阳的光芒，令人无法直视。我极力想看清楚他的面容，却看不清。雨水如蜜汁，渗入我的心中。我握紧他的手，平安而温暖。

幻境变化，烟雨消散，父亲的身影悄然隐退，我走进一片薄雾弥漫的幽静竹林，起初，林中一片昏暗，我几乎难以看清脚下的道路。越往前走，光线渐渐明亮。竹林深处流光溢彩，美得不似人间。光影之中，有人抚琴，人影绰约，琴音清雅，若隐若现。这一切，我熟悉却又陌生。

正恍惚间，琴声戛然而止。那抚琴人似乎感应到我的到来，不再弹奏。他起身，持琴缓缓迎向我，木屐声声，叩碎了骤然而至的寂静。到了我的面前，他将手中的瑶琴递给我。

“天青，合奏一曲？”





什么曲子？我迷惘地看着他。他的面容似曾相识，一袭青衫，清朗威仪。

“你忘了么？是你教我的……”

“我这是在哪儿？”四周的雾气渐浓，忽然有了血色。

“这是清明城……”抚琴人的面容被四野渐起的血色浓雾淹没了。

“清明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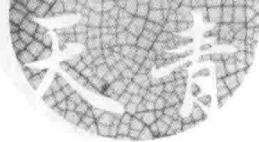
有叹息声回荡空中。我看见青衫抚琴人拨开血雾，仰头望天，傲然挺立，他的身影，在血与光中渐渐消散。四野琴声又起，忽然有了悲凄之意，闻之令人万箭穿心，悲怆难抑。

脚下，一股热浪上涌，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将我牵引下坠，灼热迷失了我的意识。

我惊呼一声，坠落。

“天青，我的孩子……”有悲伤的呜咽声自云天传来，天地间一片昏暗，雨水倾注而下。

“清明，清明，清明……”我执守着记忆的最后一片鳞羽，在血色之中坠入另一个未知世界。



第一章 瓷梦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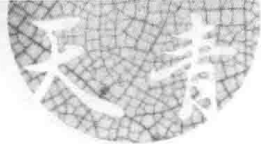
又下雨了。

我深深吸了口气，在雨声中惊醒。这是春雨，充满着终结与新生神秘气息的雨。千百次地，我从这春的气息中醒来。无论身处何处，它总能渗入我的心髓，将我从深深浅浅的昏睡中惊醒。

雨水自云天落下，渗入我的鼻息之中，渗入我的记忆深处。我感受到了来自云天之上的神秘目光，慈悲而关切。我在春雨中陷入深深的迷惘和感伤之中。

雨水淅淅沥沥地落着，天地间灰蒙蒙的。

我叹了口气。人间又是一年，草木新绿，枝叶萌芽，春雨为人间洗去往昔尘埃，催生新物。可于我而言，春雨仅仅是记



忆中一个周而复始的符号。

我的心已被人间千年细细密密的春雨寸寸濡湿，沉甸甸的。

……

雨过天晴，我看见一位面容清丽的姑娘，白裙飘飘，从被春雨浸润的青石路那头走来，踏进我所栖身的老街小店。

一双柔软温暖的小手擒住我的身子，将我从碎瓷堆中拣起。

“你……真美。”我听见她的轻叹声。她将我放在手心，往店门口有阳光的地方走去。

明晃晃的日光，落在我的头上，落在我残破的躯身上。实际上，我已经没有完整的躯身了，只剩下一块残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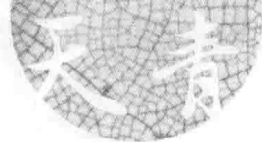
我碎了。曾经的完美无瑕、曾经的风雅雍容，都已成过往。

现在的我，沾满尘土，遍布伤痕。只有那一抹天青色，依旧流淌在碎裂的瓷身上，隐忍、纯净、宁静、清雅。

“呵，天青色。不艳丽，不张扬，清朗素静。”她说。

“青色……青……我是青姬。”我记起来了。在人间，这个名字已跟随我千年。我又陷入回忆之中，蹙眉深思。

“老板，这枚瓷片能单卖么？我只要这枚。”她问，嗓音温柔如玫瑰色的晨曦，随后又将我朝太阳的方向高高举起。金色的阳光沐浴着我，我在光中通体透亮，莹润如玉。



她眯起眼，惊叹于我在阳光中的美丽。

店里的伙计趿着拖鞋走了出来，慵懒地看着她。

“店主人不在。我得等他回来问问。”

那姑娘恋恋不舍地放下我，缓缓离开。我看着她的白色背影缓缓融入远方。

我记住她的面容了。她的眼眸清澈如秋月，举止温柔娴静。

“这堆碎瓷片，如果能找到买主，就随便处理了吧。单卖也行啊。这年头，喜欢碎瓷片的人不多。”冷静而理智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沉思，店主人回来了。他一边吩咐伙计，一边将我重新混入碎瓷堆里，装进一口粗糙的编织袋中。袋口扎紧，我头上的光明消逝。四周一片黑暗，昏沉沉的黑暗。

“哦，我是青姬。青姬……”我喃喃自语，在黑暗中，重新陷入昏睡。

2

千恒岛，四处都是商铺。天明时分，游客蜂拥而至。嘈杂的脚步声、各地方言声、嬉笑打闹声、推搡声、讨价还价声……那么多的声响，如一条汹涌芜杂的激流，将我的酣梦吞噬粉碎。

记忆深处，有另外一条河，另外一条，在我心中流淌千年



的河。河两岸，商铺林立，店铺之后，宅院亭台参差错落。清晨，早祷的钟鼓声自远山寺院隐约响起，曙光穿越晨雾，临街的商铺门次第推开，卖香的、制通草花的、磨镜的、鬻纸的、卖水的、卖蚊药的、卖粥的、贩盐的、卖猪羊血羹的、卖花粉的、卖豆乳的、卖姜的、贩锅饼饵蓼的……各种气味在晨雾中氤氲着。阳光下，河两岸市井之人的喧哗声，似也被阳光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泽。那是一条孕育了繁华喧嚣，满溢市井生气的河。它所在的城，曾是一座活生生的城。

千恒岛没有那样的河，它的繁华，似也与那座城不同。白天，岛上声色浓艳，却弥漫着深深的孤寂与倦意。光陆离奇的色彩、喧嚣的声色让人忽视了草木的芬芳、青石小路的岁月留痕与故宅的缄默。唯有夜深人静时，它才褪下浓妆，安抚岛上疲倦的青石路与受惊四散的落花，缓缓苏醒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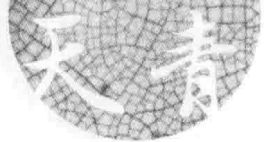
而这时，也是我安心做梦的时候。

在梦中，我千百次地重返从前，重返我在尘世的诞生所在——那座闷热、绵长的龙窑。

“你是灵物，知道吗，你会活很长很长的时间。活到天荒地老。”一个打着赤膊的匠人，将我从窑台上小心翼翼地捧起。他抚摩着我如雨后晴空的釉身，露出清澈的笑容。

“活着？”我打了个战栗，抖落前尘往昔的记忆。

“活着，就像我，就像你，我能感应你的气息、你的悲欢、你的所思所想，你也能感应我的。对我们人来说，有生必有



死，先生而后死。而你不一样。你，从天地而来。”他指了指脚边一堆土浆。那是汝州独有的，香灰白色的碱土。“秋天烧窑点火，火增一分不可，减一分不成，只要有一点差错，你就毁了。生死，只在一瞬间。”

“生死，只在一瞬……”我静静思索着他的话。

我还未明白过来，已被另一只粗糙的大手捡起，放入一个大筐之中，被运出窑口。

天光大亮。突如其来的光线太刺眼，我眯缝着眼睛，好一会儿才看清楚周围的一切。我被运到了窑口旁一座砖土房中。

“此次出窑，成器的不足十分之一。”光影中，一个手执长棍的魁梧汉子闷声闷气地说。

话音未落，棍棒挥舞如疾风掠过，一阵瓷器碎地而裂之声尖锐地划过我的耳膜。我身旁的瓷品被击敲碎裂。土房口，四处都是被打烂的瓷器，碎屑四溅，触目惊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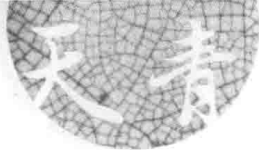
……

“哗唧——”商铺的卷帘铁门摧枯拉朽般地响起，击碎我的冥思。

千恒岛又一个喧嚣的白昼来临。

店铺主人的脚步声慵懒而疲惫。

“生死，只在一瞬间”，我喃喃念着。那么，现在的我，躯身早已破碎，在世间人的眼中，是死？是生？梦中那熟悉的身影，随着店铺主人渐渐走近的脚步声，消逝无踪影……



3

我静静躺在一堆碎瓷中，身上的天青色含蓄、神秘。我呼吸着，春的潮润湿气如纱轻柔覆我身，随着我的每一次心跳舒卷聚散。

那姑娘温柔如晨曦的嗓音，如一股暖流，脉脉探入我的心底，将我的心融化。我的感知，也犹如触及了暖流，从蛰伏中醒来，向着暖意自在舒展。

即使远隔千里，我也能感知她心脉的搏动。

“你是灵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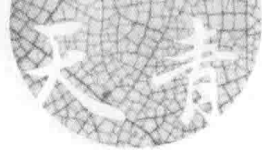
我想起千百年前窑匠的话。是的，我是。我拥有凡人所羡慕的感知力。我听得见千里之外雨打芭蕉之声，看得见万里之外水光潋滟之色，我也能感知凡人心底所思所想。

我吓着她了么？

彼时，在那一堆斑斓五色的碎瓷中，原本静默躺着的我，在她走近之时，不可遏制地战栗了一下，心怦怦跳着。

我那刻的心跳，她也感受到了么？

“这么美的天青瓷……像是汝瓷……美得像有生命呢。杜先生曾说过，他遇到过有灵性的古瓷。莫非，我也遇到了？”我听见她心底的声音，“传说中，汝窑天青瓷里，藏着位女子的魂灵呢。那女子叫青姬……”



哦，我的心又颤动了一下。那个传说，他——我的第一位主人也曾告诉过我。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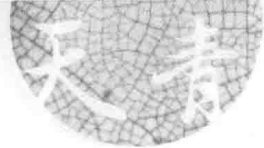
“你身上，藏着青姬的精魂。你忘了吗？”在那往昔的梦中，他秉烛走进库房，走近我，将我从架台上找出，像找回一个失散的亲人般欢喜。他轻轻拂去我身上的尘土，对我轻声耳语。

我打了个寒战。

“青姬？”熟悉的名字，熟悉得让我心颤。可我不确定这个名字属于谁了。属于……莫非，属于我？

他告诉我，瓷上的天青色，是女子的魂魄所化，至柔，至刚。后周天子柴荣曾命匠人烧制若天之青色的青瓷。宋朝天子赵佶秉承柴荣雅好，酷爱青瓷，各窑口争相进贡。一日赵佶赏瓷后，昏昏睡去，梦见雨后云开，天青似水，醒后如醍醐灌顶，神清气爽，须发变乌，似重返年少。赵佶确信梦见雨后天青，是神明暗露天机，只要将天上的天青色劫下，藏入瓷中，便能为大宋带来万古长青的昌盛。

赵佶命汝州三百宫廷窑工在期限内烧出天青色瓷，否则格杀勿论。窑工日夜辛劳，开了两窑瓷器，都烧不出天青色。期限临近，命悬一线，众窑匠已惶惶然不抱希望了，与家人痛哭道别。这时，一位静默多时的老窑匠开口了。他曾听祖上说过，只有天地人的灵气融合，诚心感动上天，上天才会将天上



的颜色，赐予凡间的器物。而这器物，因沾了天地人气，也不复为器物，应称作灵物，长生不死。

“那如何能将人气与天地之气融合呢？”众窑匠问道。

“以命祭窑。”

此语一出，众人都沉默了。老窑匠的女儿悄然起身，在众人还未反应过来时，纵身跃入窑洞。

第三次开窑，一窑天青色，莹莹如水……

这就是烧出了天青瓷色的汝窑，从此被尊为天下第一窑。窑匠之女将自己生命灵气，嵌入青瓷。

“我们汝州的窑匠都相信，青姬并没死去，她的魂魄，让汝窑天青瓷成了灵物。”

在他的眼瞳深处，我似乎真看见了一名青衣女子纵身跃入熊熊燃烧的血色烈焰中。烈焰如突然有了生命，向上跃起，发出困兽般的轰鸣。

“是的，青姬的魂灵所化的天青色，已渗入窑中。青姬是你，你是青姬。”他平静地说着，神色淡然。但他柔声轻语，却如利剑划裂我心底的混沌记忆。有熊熊的烈焰从记忆深处腾地燃起，我的心在那片熊熊烈焰中陷入迷惘之中。

我是青姬？青姬是我么？我陷入沉思之中。

徒劳的回忆撕扯着我的心……从记忆深处的罅隙喷涌而出的，只有那一片熊熊的烈火，红似血，如兽般轰鸣着。我的肌骨就在那烈焰中溶解、化为齑粉，散为烟尘。



每一次回忆，都令我痛不欲生。

“我是青姬。是的，我是。”我一遍遍地告诉自己。可为什么，梦中那温暖的白袍人和青衫抚琴人，都唤我作“天青”。

我又陷入遗忘之中，如被丝网束缚，动弹不得。幻境与现实，千丝万缕，纠结成团，我困于其中，穷途末路。

“清明城，清明城……”

我遵从自己的心，去找寻这个梦中城市。

一定有什么我所遗忘的，深藏在这城之中……

4

那个眉目清秀的姑娘又来这个不起眼的老街小店了。她出现在春光之中，步履轻盈，衣袂飘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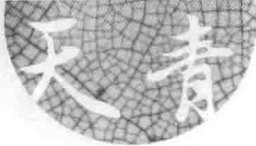
我知道她是为我而来的。我笑了。

听说她想看古瓷片，店主人从角落里拎起我所栖身的那口麻袋，袋口往下，“哗啦”将里面的碎瓷片倒了出来。

我看见她的眉头紧蹙了一下，轻呼一声，将我捡起，握在手心里。

“昨晚我做了个梦，我梦见了你，你带我去了一座古老的龙窑，窑中烈焰熊熊，青姬跳入窑中，化作青瓷。我做的是你的梦么？”我听见她心底的声音，她在与我对话呢。

“也许……是的。”我叹息着，将回答送入她的心底。



她的手攥得更紧了。

“你会说话？”她四顾无人，不可思议地张开手心，看着我。

“是的。”

“我带你离开这儿，你愿意么？”

“嗯。”

我听见她惊喜的心跳声，“怦怦”应和着我的。

“我要这瓷片。只要这片瓷，你能单卖么？”她长吁了口气，故作镇定地问店主人。

“可以啊，六百。”

她攥紧我，面露诧异之色，不敢相信心愿如此容易实现。

“姑娘你别嫌贵……”店主误会了她的神色。“这些瓷片，是我们从各地收来的，成本都挺高，光路费，一次去就得大几百的，喏，就你手中这个，是从老远的南方收来的，拿着吧，这年头，好东西不多了，碰上了算运气……”仿佛怕她嫌贵，店主人絮叨不休。

她急忙从包里取出钱包，掏出钱，递给店主。店主拿了钱，话音戛然而止。

她付了钱，将我紧紧攥在手中，立刻转身离开，仿佛怕店主反悔似的。

“嘿，姑娘，说真的，那瓷片兴许是宋瓷呢，我看着像……”她带着我刚踏出店门，店主人在后头又冷不丁地冒出